

堕落天使

— 加拿大女性犯罪实录

FALLEN ANGELS

Inside Canada's Toughest Women's Prison

(加) 彼得·特得曼 著
刘善红 译



群众出版社

堕落天使

— 加拿大女性犯罪实录

FALLEN ANGELS

Inside Canada's Toughest Women's Prison

(加) 彼得·特得曼 著
刘善红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堕落天使/(加)特得曼著;刘善红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 1

书名原文: Fallen Angels

ISBN 7-5014-3048-9

I. 堕… I. ①特…②刘… III. 纪实文学—加拿大—现代 IV. I71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099 号

堕落天使 —— 加拿大女性犯罪实录

原 著:[加]彼得·特得曼

译 者:刘善红

责任编辑:冯京瑶

封面设计:王 子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com

信 箱:qzs@.qzcb.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185 千字

印 张:7.625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3048-9/I·1284

印 数:0001—8000 册

定 价:13.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前言

“任何人都无法想像呆在这种地方是什么滋味。你也许会说：‘我才不会让自己落到这步田地呢。’哼，你还别说这种话，没人能说这种话。这种事没准儿哪天就会落到谁头上。”

——朱迪·汉纳《到处都是血》

俄国人菲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犯罪学经典作品《罪与罚》开宗明义、直截了当——“西伯利亚。在一条宽阔、寂寥的大河两岸坐落着一个城镇，它是俄罗斯的一个行政管理中心。镇内有一座城堡，城堡内有一所监狱。”

金斯敦。在气势磅礴的圣劳伦斯河两岸，安大略湖的最东端坐落着一个风光秀丽、历史悠久的城市，它属于加拿大改造机构的行政管理中心之一。城市内有很多城堡，城堡附近有许多监狱。

十八世纪末的独立战争结束之后，联合帝国保皇党人逃离美国并于二百年前定居此地；不仅如此，这里还是加拿大第一届总理的故乡。所以，金斯敦不仅景色怡人，而且到处弥漫着怀旧的气息。

自从约翰·麦克唐纳爵士于1891年离开人世，他的最后安息地便选在位于金斯敦东郊的卡塔拉圭公墓内。加拿大首都原本打算建在这里，后来被距此往北两小时路程的渥太华所取代。

从这里往西就是多伦多。

如果从多伦多出发，沿401高速公路往东行驶两个半小时，



行程 158 英里，途经阿加克斯、惠特比、奥沙瓦、鲍曼维尔、纽卡斯尔、好望港、科堡、特伦顿、贝尔维尔、纳帕尼，最后便到达美丽的金斯敦。

该城历史悠久，拥有 91 处古迹和一千多座充满诗情画意的岛屿；确切地讲有 1800 座。当时，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土地上，到处可见探险者、毛皮商人、传教士、易洛魁武士……他们的行踪记载着那些早已逝去的文明岁月。

在这里，无论是游客还是居民都可以欣赏那美不胜收的景色、弯曲的乡间小路、独具特色的建筑群；享受别具一格的水上泛舟、日落晚餐、风帆冲浪、夏日庆典和休闲垂钓……

金斯敦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殖民地遗迹包括 1841 年由维多利亚女王特许的女王大学；作为国家军事教育基地的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一个破败不堪、后经全面修复、每年能吸引 150,000 观光者的英国城堡；作为军事驻扎地长达 40 年之久的穆尔尼塔；大湖区的马林博物馆内陈列的一艘 3000 吨级破冰船亚历山大·亨利号、一份全国最早出版的报纸《辉格党党旗》以及为 1976 年夏季奥运会帆船比赛设计的朴次茅斯奥林匹克港等等。

由于广泛使用当地的采石场出产的石灰石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金斯敦被人们称做石灰石城。这里有 5500 人受雇于它的健康科学机构，其中还包括一家精神病医院。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难怪金斯敦在世人眼中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地方——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事实的确如此。

这个原本拥有 55940 人口的城市到了 1998 年时，人口数增加了一倍多。除了它浪漫的一面，它还是全国城市中建有监狱和改造机构最多的一个！让我们来看看加拿大改造机构所列的清单——

地区部署、地区改造人员学院、东安大略省办事处、朴次茅斯

改造基地、柯林斯海湾改造机构、地区改造基地、乔伊西维尔改造机构、匹兹堡改造机构、金斯敦诉案预备办公室、金斯敦督察处、巴思改造机构、米尔黑文改造机构……

还远不止这些。



以安大略湖为背景的金斯敦监狱。马路的这一侧(照片中无法显示),左边是伊莎贝尔·麦克尼尔监狱,右边是加拿大改造机构博物馆。加拿大惟一的一所女子监狱便坐落于博物馆的后面。

以壮观的安大略湖为背景,一个环状建筑物群颇为引人注目——加拿大改造机构博物馆坐落于约翰·麦克唐纳爵士大道和国王西街的交叉口附近。爵士大道对面则是金斯敦监狱的古老围墙。该监狱始建于1835年,用以关押最残暴的罪犯。大道的另一侧,紧挨着博物馆,是伊莎贝尔·麦克尼尔监狱^①,这里关押着准备再次融入社会的女性犯人。离这儿不远处,也就是在博物馆的后面,是加拿大惟一的一所女子监狱的旧址,现已被辟为收藏、展

^①伊莎贝尔·麦克尼尔于1960年被任命为女子监狱的负责人,直到1966年卸任。她在管理和改造犯人的工作中体现出她开明和人道的一面。



览罪犯改造历史的博物馆。

为了惩戒犯罪,国家每年要花 59,661 美元用来关押一名男性罪犯,113,610 美元用来关押一名女犯^①。这些阴森恐怖的监狱只能让人们联想起那些虚度的生命、无数的受害者以及国家用在犯罪方面的巨大开销。

加拿大司法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加拿大年犯罪支出高达 460 亿,其中大约四分之一被用于拘捕、审讯、囚禁罪犯。

加拿大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尽管 1999 年的全国范围犯罪率下降到了 20 年来的最低点^②,但是在押和被社区监管的犯人仍花去联邦、省、地区政府 22.6 亿美元。

根据加拿大司法统计中心的统计,联邦处刑犯即被处两年以上徒刑的犯人的监禁率下降了百分之五。换句话说,联邦犯人的数目曾一度攀升至 14,000 人,现在略有下降,其中女犯人数持续在 300 至 350 人。

由于女性犯罪远远少于男性,女性犯罪问题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女犯们的恶劣待遇成了一个永无休止的争议焦点。

金斯敦监狱启用三个月后,第一批三名女犯^③的到来便意味着她们受虐的开始。刚开始,由于没有为她们专设牢房,这三个人便被关在医务室里。八年之后,她们的刑期被延长至九年,她们又被送进在食堂里隔离出来的小牢房。据加拿大改造机构的记载,视察者们发现这些隔离间“狭小、冰冷,爬满了臭虫”。

①加拿大改造机构认为囚禁女犯的费用之所以会高于囚禁男犯的费用,原因在于女犯数量少,而所提供的改造项目和服务设施却需要均等。

②尽管犯罪率在下降,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青少年犯罪率也在下降,但年轻女性犯罪的数量却有所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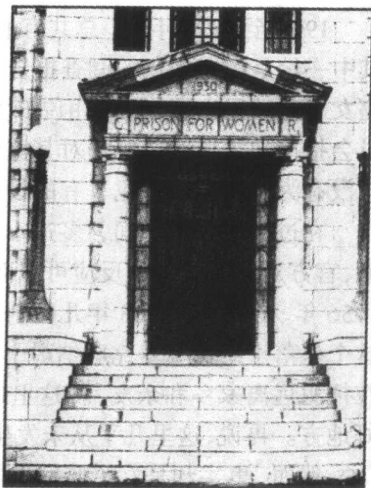
③第一批三名女犯因盗窃罪而被判刑。她们是汉纳·巴格伦、汉纳·唐斯、苏珊·特纳。

与男犯人一样,这些女犯也锁链加身,遭受鞭打,被关在像棺材一样狭小的牢笼内,还时常被浸入冰水中受各种残酷的、非人道的体罚。

随着加拿大其他地方监狱的建立,女犯们也可以被送往那里。但由于监狱和女犯的数量均有限,女犯们通常还是被关在金斯敦监狱。

到1913年,金斯敦监狱内新建一幢“西北牢区”,并为女犯特辟了32间普通牢房和两间病号双人牢房。

十年后,所有被处以联邦刑期(即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女犯都被按规定送往金斯敦监狱。与此同时,政府计划在金斯敦监狱外面再建一所独立的女子监狱。工程由男性犯人承担,并于1925年开工,造价347,000美元。到了1932年,工程尚未竣工。一场金斯敦监狱暴动致使100名男犯被送往这座尚未完工的哥特式建筑中。



女子监狱的正面。

从第一批女犯被囚禁开始,一个世纪(确切地讲是九十九年)过去了。建有108间牢房的女子监狱^①正式对外开放。1934年1月24日,第一批40名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女子监狱里关押了一名德国人。战争期间,女犯们为海军制作枕套、蓄养家禽。战后,监狱进行了扩建。1978年,囚禁人数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纪录——210人。



女重犯被关进了女子监狱。

时光流逝，五十年代中期这里关押了 14 名俄国教派成员。这一教派创立于十八世纪的俄国，部分成员定居于西加拿大。该教派强调内心体验的至上权威，反对所有外部教会和世俗权威，如拒绝服兵役或交纳租税等。这 14 名女犯在监狱里不断进行绝食和脱衣示威。

到了六十年代，二十几名在押犯人被迫服用使人产生幻觉的麦角酸二乙酰胺（致幻剂），这是一项保密长达 30 年的试验性研究项目。

1969 至 1978 年间，总共有七份授权报告建议关闭女子监狱，其中一份是国会授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称“连狗熊都无法在这座女子监狱里生存，更不用说妇女了”。四年之后，加拿大人权委员会指控加拿大改造机构对其监管下的女犯们犯有歧视罪，因为它没有为女犯提供男犯享有的设施、培训及其他改造项目。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多达十六份报告呼吁关闭女子监狱。然而，官方对此所做出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们固执己见，不愿合作。1956 年、1965 年、1968 年几度制定计划，又几度放弃。他们认为，这个坐落于约翰·麦克唐纳爵士大街上的古旧建筑物的确迫使其在押犯远离家乡和亲友，但这里还算干净、安全，是个拘禁罪犯的好地方。再说，这里几乎从未发生过越狱事件^①。

然而，事实却是女子监狱里阴森、冰冷、潮湿。这里满眼都是坚硬的混凝土墙、陡立的楼梯、散发着霉味的狭窄的走廊、金属的牢笼、上了锁的门；这里有好几层，共 160 间用浅蓝、浅绿、粉色涂成的牢房，没有窗户，空气污浊不堪；这里只有公共浴室和洗衣房。就其牢房分布而言，位于最上层的 A 区，能看到安大略湖；再

^①尽管官方统计并不完整，但加拿大改造机构仍相信几乎没有越狱事件发生。据记载，一个名叫多萝西·米尔斯的 17 岁女犯曾于 1960 年和 1961 年两度越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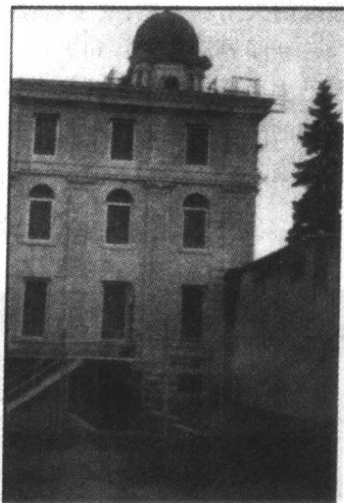
往下便是 B 区，专门关押那些爱制造麻烦的犯人；地下室是可怕的隔离间，墙上到处是污迹、粪便和涂鸦。这里关押的是监狱里最难对付的犯人。

在监狱大楼后面的操场空地上，专门辟有两间探视房。在这里，表现好的犯人可以与专程探视的亲属会面。但是很多囚犯从未获此殊遇。

至于女子监狱的囚犯们，她们中的大部分都经历过一种可怕的童年。长期挣扎于贫穷、暴力和绝望的边缘^①。生活中，她们屡遭摧残，再加上自己错误的选择，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全国预防犯罪委员会报告说，百分之八十二的女犯曾经遭受过身体或性侵犯。加拿大改造机构指出，当涉及到土著妇女犯罪时，这一比例竟超过了百分之九十^②。另外，研究表明百分之六十九的女犯曾酗酒或吸毒，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是在酒疯和毒瘾发作时犯的罪。

到女子监狱启用满 60 年零三个月的 1994 年 4 月时，这座年



女子监狱后面的高墙——加拿大改造机构图片。

①因贫穷、失望所导致的绝望情绪在女犯中间十分普遍。据国家福利委员会 2000 年 12 月份的一份报告说，加拿大的儿童贫困率激增，有 13 万儿童生活在贫穷之中。此外大约有 49 万加拿大人在为衣、食、住、行苦苦挣扎，处于赤贫的境地。

② 1999 年，土著人口占加拿大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却占了联邦女犯人数的百分之十三。



久失修的囚禁设施内处处危机四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支男性应急队即所谓的紧急情况处理队，袭击了整个监狱。这起事件完全是一种不必要的、不能饶恕的滥用职权行为，最终导致了女子监狱的关闭。当然，女子监狱的彻底关闭是六年以后的事了。

新闻界流传着一句老话：一旦取得了好的新闻素材，就让事实自己去说话。有鉴于此，以下呈现给读者的便是堕落天使们自己讲述的故事。她们在加拿大最恐怖的女子监狱里煎熬、挣扎、生存。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读者将听到女子监狱的丧钟已经敲响，并看到为女犯开设的其他地区性囚禁设施的启用。



“紧急情况处理队”正在工作——照片来源于未经授权而使用的加拿大改造机构录像。

监狱不该是一个充满堕落、邪恶、使人
虚掷光阴的地方，而应是一个赎罪的地方。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堕落

目录

天使

前言	(1)
第一章 你肯定做错了什么	(1)
第二章 有一颗子弹	(40)
第三章 到处都是血	(63)
第四章 铁窗余生	(82)
第五章 我叫她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105)
第六章 打手队离开之后	(114)
第七章 这儿的监狱即便对杀人犯也很宽容	(126)
第八章 想像你的狱中生活	(134)
第九章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50)
第十章 他把我比做一头母熊	(162)
第十一章 还要付出什么代价?	(182)
第十二章 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	(207)
作者手记	(221)

第一章 你肯定做错了什么

葆拉·贝顿科特

“最后，姨妈关上厨房的门，对我妈妈说：‘你丈夫现在与你们的每一个小孩都有性关系。’‘我不信，我不信。’妈妈回答说。”

虐待儿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无情地吞噬着孩子们天真幼稚的心灵。据警方调查，全国每年有超过 22,000 的少年儿童曾受到过身体上的攻击和性的侵害。有关专家指出，由于政府担心儿童虐待问题会成为社会的耻辱，加之对事情真相的败露所怀的恐惧心理，在官方报告中他们通常故意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

汉密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和多伦多的克拉克精神病学院合作的一项研究进行了有关儿童受虐待问题的最大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有八分之一的女孩曾经受到过性虐待。在身体健康状况的调查中也发现在性虐待方面，女孩大约是男孩的三倍。

依照安大略省的研究和一项近期加拿大司法统计中心提供的单项报告表明，在 12 个月的时间内发生的超过 6,400 个儿童性虐待事件中，父亲几乎都负有责任。

《你肯定做错了什么》这篇文章也许可以使用另一个标题——《父亲的罪过：毁灭了一个天使》，或者换成那句用于公众



服务的广告词：“她过去是爸爸的乖女儿，而现在却为了 50 美元委身于任何人”。

葆拉·法蒂玛·贝顿科特实在不走运。她惨遭一个心灵扭曲的变态狂的凌辱，而这个变态狂告诉她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

她父亲的性暴力是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那时她连小学一年级还没上。上初中时她就辍了学，紧接着就是吸毒、酗酒、严重的犯罪和进入联邦监狱。

葆拉·法蒂玛·贝顿科特，24 岁，身高 5 尺 4 寸，体重 116 磅，棕色的头发，眼睛长得很对称。尽管生活在一个充满绝望的世界里，但她却不乏幽默感，对这个不断升级的暴力世界从不陌生。

在她的记忆里永远留有伤痕，她的未来更是充满阴霾。她不会忘记在她的成长过程中，那可怕的、堕落的、不可饶恕的父亲使她饱经苦难。她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充满尖叫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夜晚：一群手拿警棍、塑胶盾牌和头戴钢盔的家伙冲进女子监狱，剥去狱友的衣服，然后把她们狠狠地绑住。

一个人的犯罪过程要追溯到她的孩提时代。每个要犯罪的人，几乎都有某种潜在的东西把他们拖到那个人群中去。你不会早晨一醒来就说：“我想去抢银行，我要去抢银行。”在你的生活里，你已经踏踏实实工作了 25 年，不会在某个早晨醒来就说：“今天我要去犯罪。”只有当你处在某种特定的人群中时，你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某种想法。

我出生在葡萄牙。我的母亲抛弃了我，尽管她自己不这样认为。她把我留在了那里。在我的早年生活里我并不了解我的母亲。她和我的父亲去了加拿大，留下我和祖父母在一起生活。母亲的亲戚抚养了我，所以我把他们当做我的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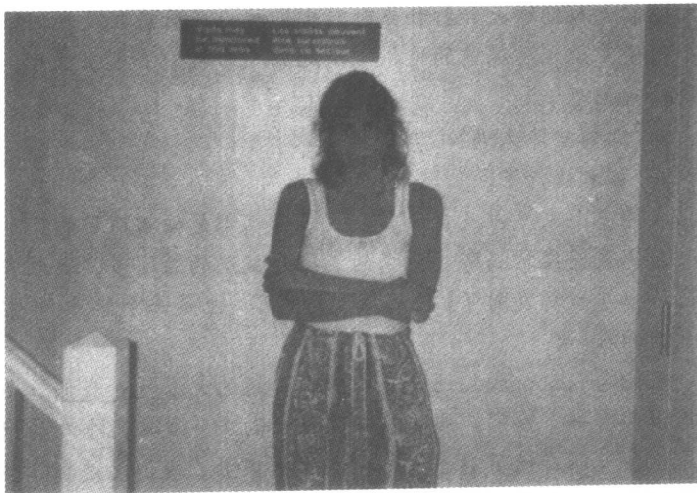
任何人刚出生时，都应该和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住在一起，而那

那个时候我却和我祖母在一起。我在祖父母家长到三岁时，我父亲回来了一趟，把我带到了加拿大。我和我祖父母的生活从此结束了。

我们家有六个孩子，我排行老三。有三个比我年长，有三个出生在加拿大。六个孩子中三个是男孩，三个是女孩。

到了加拿大后，我记得我们换了很多地方住。因为我父亲是个严重的酗酒者，所以我们总是搬来搬去的。我认为他的生活没有一点安全感。他总是干那些偷偷摸摸的事儿，比如在火车轨道上干活。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总是被解雇。他从来没有固定的工作，所以我母亲不得不做两份工作来养活我们。一份工作在上午，一份工作在下午。所以即便我来到了加拿大，她也从不在我们身边。

每天的做饭任务就留给了我姐姐。我记得我们很长时间都吃煎鸡蛋和土豆泥，午饭、晚饭，好像永远就是这些，因为我姐姐就会做这种饭。当时，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很小。



葆拉·贝顿科特——我记得有一次爸爸刚要走进我的卧室，我姐姐说：“葆拉睡了，把我带去吧。”我姐姐开始护着我们。每次当她知道我们中的一个要去受虐待，她总是插嘴说：“带走我吧。这次用我吧。留下小妹妹们吧。”



我们一直住在父母亲买的房子里，直到他们离婚。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哪一天我们家不发生一些事。要么是我们女孩中的某一个受到了性虐待，要么是我母亲破口大骂，要么是某个孩子挨了打。

那些日子是这样过来的：当父亲回来后，我们只能乖乖地坐着，我们真的是好孩子。我们都非常害怕父母亲，甚至不敢说话，除非他们问我们。我们之间要说话就得低声说，以免叫他们听见。如果我们说话，他们就叫我们闭嘴。我们在家里是不允许说话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他们的朋友家之前，他们警告我们说：“如果他们给你们饮料喝，你不能要；给你们吃土豆片，你们也不能要；不管他们给你们什么，你们都不能要。你们在那儿不是去吃他们的东西，家里有东西吃。在我们说走之前，你们就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不要动。”

他们大人们聊天和打扑克时，我们就坐在厨房里。我们所有的小孩子都坐在碗橱前的地板上。那家人给我们一碗土豆片，我们说：“我们不饿。”

“你们喝些什么吗？”

“一杯水就行了。”

我的整个家庭以及我的整个成长过程都是被扭曲了的！

我的爸爸经常喝醉。他喝的酒比店铺里的酒还多，我敢肯定他使许多店铺都发财了。他喝酒太厉害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充满暴力的人。

无论怎么说，我们还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大家庭。我们三个女孩可以共有一个房间。我们有一张很大的床，我们几个人共用这张床，甚至所有的男孩子也都挤在这张床上。我们总是担心当天爸爸回来后，谁将是受虐待的对象。我们互相询问着：“什么时候轮到我呢？”“也许今天该轮到你了”。

我记得有一次当爸爸走进我的卧室时，我姐姐说：“葆拉睡了，